

談

尼

克

森

訪

俄

尹慶耀

尼克森二月訪匪，五月訪俄，未必能使三者間的基本關係，發生戲劇性的變化，但有幾種現象，倒是相當戲劇化。

在北平和莫斯科分別舉行的兩次最高層會談，事前各方都表示不抱奢望，事後都表示各自的政策不變，甚至在兩次公報中，各方都自說自話。可是，任何一方似乎都不願自己參加的會談，因任何緣故流產。

美國傳播陣營希望兩次會談的新聞，都能為它們增加銷路，但一般讀者似乎覺得北平會談更比較新鮮、刺激；蘇俄的報章廣播，對北平會談只有簡短而非善意的報道，對莫斯科會談就有些大吹大擂；毛共對北平會談加意渲染，對莫斯科會談完全「默殺」，大陸上絕大多數人民對於尼克森訪俄，就像對於美國太空人登陸月球一樣，還不知道有那麼一回事。

以現任美國總統身分而言，尼克森訪問毛共，確實是不太合乎外交儀節的驚人之舉；就是他訪問赤俄，也開創美國歷史未有的前例。但根據尼克森自己的解釋，他訪問毛共是兩個素無關係的政權發生初步接觸，而他訪問蘇俄則是兩個已有關係的強國面對面談判。如此看來，在尼克森的心目中，兩次會談是有輕重之分的。

有人說尼克森的策略運用，目的是經由北平再到莫斯科，經由莫斯科再到白宮，或許此言不虛。本文所探討的，是莫斯科會談，會對美俄、匪俄乃至三角關係發生些什麼影響。據美國的說法，尼克森在北平和莫斯科，都不會和對方有什麼秘密協議。當然，就是這樣的協議也不會為外人知道，因此我們也就只能根據一些非秘密的資料，試作一些粗淺的分析。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四日，尼克森在加拿大國會演說時稱：「我們預料在很多方面，將繼續跟蘇俄和中共發生極深的理論與外交上的歧見」（註一）。尼克森講話時，是在他訪問毛共之後和訪問蘇俄之前，他似乎有意向世人表明，兩次最高層會談，不會使任何一方有什麼基本改變。

同年五月廿七日，蘇俄電台在華語廣播談話中，闡述了五月十九日蘇共中央全會中再度重申的蘇俄對外政策，而這篇談話的標題就是「和平共處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

看來，美俄在事前都相當謹慎將事，不敢作樂觀的判斷。尼克森在啓程赴俄前夕（五月十九日），曾在白宮告訴記者們說：「我不抱太高的希望，因為有許多麻煩問題還待解決」。不過他也表示這次「談判也可能有若干成就和進展」（註二）。

五月廿二日尼克森抵達莫斯科，當天晚宴上的氣氛，和諧得有些出人意外。尼克森致詞時，似乎有意表示，過去的美蘇最高層會談創造了一些值得回憶的「精神」，這次最高層會談應該留下一些值得記憶的「實質」。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名義上的元首）包戈尼致詞時表示：美國現任總統正式訪俄，在兩國關係史上還是首次，單祇這一點就可以說明它的重要性。及至尼克森離俄返美前夕（五月廿九日），他的顧問季辛吉說，這次最高層會談，「已達成了我們計劃達成的目標」（註三）。

然則，這是否意味着尼克森所說的「麻煩問題」已告解決，會談獲得了「實質」的成就呢？那就一言難盡了。

尼克森五月廿二日抵俄，三十日離去，這其間美俄確實簽訂了不少協定。例如：

▲廿三日簽訂的保護環境合作協定 兩國合組聯合委員會，共同研究防止空氣、水、土壤污染的措施，以及環境與人間活動的關係。

▲廿三日簽訂的醫學與公共衛生合作協定 共同研究對抗癌症、心臟病等普遍性重病。有效期間五年。

▲廿四日簽訂的太空合作協定 一九七五年美俄同時發射太空船，舉行空中連結及太空航行員彼此從一個太空船進入另一個太空船的實驗。為達成此一目標，兩國應交換太空關係情報並進行專家的交換與交流。

▲廿四日簽訂的科學技術合作協定 每年召開聯合委員會一次以上，交換科學資料，在發展科學技術方面互相支援。有效期間五年。

▲廿五日簽訂的防止海上意外事故協定 防止雙方船艦在公海上及雙方飛機在公海上空發生意外對抗。有效期間三年，期滿後可自動延長三年。惟若一方通告廢止，即在六個月後失效。

▲廿六日簽訂的限制反飛彈（ABM）體系條約 雙方ABM的配備，可在首都及國際飛彈（ICBM）基地周圍各設一圈，每圈ABM一〇〇枚，兩國可各有二〇〇枚。雙方不發展、不配備在海上、空中發射或陸地移動基地發射的ABM等；不將ABM體系在其他國家開展；在國際法原則下，以本國之技術監督本條約之執行。無限期有效。

▲廿六日簽訂的限制戰略攻擊武器臨時協定 洲際飛彈（ICBM）的數量限制：蘇俄一、六一八枚，美國一、〇五四枚；潛艇發射飛彈（SLBM）：蘇俄九五〇枚，美國七一〇枚；飛彈潛艇：蘇俄六二艘，美國四四艘。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以後，雙方不再增設ICBM地面固定發射台；雙方一九六四年以前的小型及舊型ICBM地面固定發射台，不改建為一九六四年以後配置的大型ICBM地面固定發射台；雙方將以其本國之技術監督本協定之實施。本協定有效期間五年，並將繼續作進一步談判（註四）。

除了上述種種之外，廿九日雙方還發表了「美俄關係基本原則」和「聯合公報」。

蘇俄極願和美國簽訂一項貿易協定，但雙方僅於廿六日商得協議，組織聯合委員會來研究貿易等問題。美國極願就越南與中東問題與蘇俄取得協議，結果也只在「聯合公報」中提及。

如果就前述最高層會談達成的協定加以分析，就可知道那些大多不是美俄關係中最重要問題，在尼克森到達蘇俄之前，雙方的次級人物已就其內容達成協議，尼克森抵俄後，只是在不一定需要總統簽字的文件上簽了字，而這些文件也就因為由雙方首腦（布里茲涅夫不是元首）簽了字，才表面上顯得重要而已。

當然，其中有關限制戰略核武器一項，是一個舉世關心的重要問題，而美俄雙方都認識到一場核戰會兩敗俱傷，這種武器已可怕到不足以成爲實戰武器，彼此競賽只是徒然耗費金錢而并無意義，因此雙方都願意有這樣一個協定，但這個問題十分複雜，并不容易解決。目前雙方所簽訂的是想要凍結雙方的戰略攻擊武器，而這個凍結又充滿了漏洞。舉例說，協定對發射台和飛彈數量加以限制，但沒有限制一枚飛彈上有幾多彈頭，更無法限制雙方在技術上加以改進，甚至可以新型或經過改良的飛彈，取代原有的飛彈，那限制的意義就不大了。法國的加羅雅將軍曾經說，美俄的限制戰略武器臨時協定，不過是捨棄了一些已經落伍的無用的長物而已。他預料雙方改良核武器的競爭，今後將愈趨激烈（註五）。

協定簽訂之後，美國防部長賴德於六月五日在參院小組委員會說：「在一九七三年的預算中，攻擊性武器系統的基金仍然是非常需要的」。他認爲發展新的潛艇和轟炸機，對維持與蘇俄繼續作戰略武器會談的談判地位，是絕對必要的（註六）。同月十三日尼克森總統促請國會通過美俄限制戰略武器協定，但他說這些協定並未阻斷從事戰略武器競賽的一切途徑。他又說，必須繼續進行一項健全的戰略武器現代化計劃，以維護美國的安全及確保更爲永久性更爲廣泛的戰略武器限制協定得以達成（註七）。如此看來，加羅雅將軍的說法，倒真不無道理。不錯，蘇俄已經下令限制戰略武器協定立即生效，而無待正式批准（註八）。可是，難道蘇俄不會同樣以維持談判地位和達成更永久更廣泛的協定，致力於它的戰略武器作現代化的改善嗎？

談到貿易協定，顯然是蘇俄更較美國熱中。這兩個經濟大國之間，一九七一年貿易額不過二億零三百萬美元，當然大有增進的餘地。本來，美國對俄貿易增加，可擴大其商品及資本輸出市場，確保其能量的供給來源（如西伯利亞的石油與天然氣等）。蘇俄對美貿易增加，可輸入美國精良的產業設

備，引進美國高級的工業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資源開發，進而提高其國民生活水準。然而美國不願擴大對俄貿易，除了受禁運的限制外，更有其他的顧慮在。蘇俄國民總生產僅及美國之半，却和美國從事核武器競賽，且又大量發展傳統武器支援世界各地的動亂，因之其軍事工業生產，不僅壓迫人民生活，也影響其一般農業的發展。如果他購進美國的精良機械與高級技術，就節省了它在這一方面的頭腦、設備、資金和資源，更可傾其全力發展核武器和一般軍事工業（而且，若干精密儀器或機件可直接轉用於軍事用途）。那是說，美國直接分担了蘇俄的國內負擔，而間接助長它赤化世界的力量，是非常不智的。

不過，最近美俄的經濟往來似在增多。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美商業部長應邀訪俄，俄農業部長同月訪美，一九七二年四月美農業部長訪俄，曾與蘇俄政府就今（一九七二）明兩年以合計一〇億美元的小麥，和今後十年間每年以二億美元的飼料用穀物輸入蘇俄事舉行商談。今年五月蘇俄對外貿易部長訪美，并曾與尼克森晤談。在過去的一年半期間內，有五百名以上的美國實業家曾訪問蘇俄，就拖拉機設備輸出與合作開發西伯利亞天然氣等進行商談。

橫阻在美俄貿易之間的，有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租借法案下蘇俄積欠美國一〇八億美元的債務問題，和美國進出口銀行是否對俄提供信用貸款的問題。以前者言，雙方曾協議以八億美元的數字，作象徵性的償還。然而美國要求六%的利息，而蘇俄希望以二%的利率分五十年償還，以是依然僵持。不過，這可能只是一個表面理由。

尼克森在俄時，美俄雙方於五月廿六日協議組織聯合委員會，以促進貿易發展。據同日的美聯社紐約電訊透露，該委員會研究後可能達成的重要貿易，可能有左列各項：

(1) 美國每年將約值二億五千萬美元的穀物售予蘇俄。
(2) 在輸送可燃氣體的體系方面，美將投資五〇至七〇億美元（俄將以液體化天然氣輸往美國東岸）。

(3) 美將高價的複雜機件售予蘇俄。

(4) 美將大量生產所使用的電子計算機售予蘇俄，用來控制機器及生產線。

(5) 美將開礦機器及完成礦砂處理的工廠，售予蘇俄。
此種貿易若果實現，其弊端業見前述。然而，雖則聯合委員會於七月間即將在莫斯科舉行第一次會議，但貿易協定能否順利達成，還是一個未知數，於此也可暫緩評論。

綜上所述，似乎可以說，轟動一時的尼克森訪俄，其結果是容易解決的問題已經解決，不容易解決的問題（如越南、中東等）依然存在。美俄最高層會談不曾改變雙方的基本關係，然而它對雙方也各有用途，這些我們留待以後再說。

三

毛共冒險與它的宿敵——「美帝國主義」作表面勾搭，一則是爲了藉此脫出它因造反外交造成的完全孤立，二則藉外交上的虛張聲勢鎮懾內部的反對者。三則也是最重要的，是要以接近美國的姿態恫嚇蘇俄，藉謀減輕蘇俄對它的壓力。蘇俄境內同樣有知識份子「反革命」等問題存在，它也不能坐視毛共和美國的關係超過美俄關係之上（即使是表面的），那樣不僅會影響它的國際聲望，或許還會加強東歐的離心。因此，它一方面抨擊毛共和美國接近的基礎是反蘇主義（註九），一方面却有意把對美關係弄得比毛共更接近（當然也是表面的）。

尼克森先到北平後往莫斯科，蘇俄是倖倖然的。不過，尼克森到了北平，歡迎場面極爲冷淡；莫斯科機場上比北平機場氣氛熱烈得多，莫斯科街頭還有十萬歡迎羣衆。尼克森抵達北平四小時後，毛澤東才和他晤談一小時；尼克森抵達莫斯科一個半小時內，布里茲涅夫就和他談了兩小時。尼克森在中國大陸的對手始終是周恩來，他在莫斯科時，蘇俄的三頭馬車（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總理柯錫金、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包戈尼）都出面周旋，而且還都應邀在未來訪美。尼克森和毛共會談後，只發表了一紙「上海公報」；他和蘇俄除了「聯合公報」外還有「基本原則」，以及那麼多協定或協議。毛澤東一次晤談後就不再露面，而布里茲涅夫却異例地親自和尼克森一同在那些文件上簽字（布雖確爲實權人物，但沒有名義上的政府職務），如果說這是顯示他的權威，相形之下豈不也顯示毛澤東只是祠堂裏的牌位（雖然事實并非如此）！

今年二月十六日起，爲退阻北越共軍蠢動，美國即已對南北越和寮國邊界地區大規模轟炸，但并未妨害尼克森北平之行。當時蘇俄宣傳曾藉此抨擊毛共，指其與美勾搭而出賣越南「人民」。蘇俄電視每播放尼克森訪問毛共鏡頭不滿一分鐘，立即換映B52轟炸實況，作強烈對照。「上海公報」對於越南問題，美毛各道立場，蘇俄當即指責毛共未曾抨擊美國侵略。

美毛會談後，北越共軍於三月卅日傾巢南犯。四月六日美機正式開始轟炸北越，五月八日美國下令在北越港口外佈雷，若干人耽心那會成爲尼克森前往莫斯科途中的障礙物，但蘇俄仍以元首之禮接待尼克森往訪，當雙方握手言歡以及在「鼓掌、笑聲、香檳酒和握手」的氣氛中，簽署「基本原則」和「聯合公報」時，美機正在轟炸北越的海防和河內。在聯合公報內，美俄照樣是各道立場，蘇俄也不會抨擊美國侵略。但毛共對美俄會談既然隻字不提，也就失掉對蘇俄反唇相譏的機會。何以會如此呢？因爲在三角鬥爭中，毛共分量過輕，莫斯科最高層會談，使得北平會談相形見絀，它聯美制俄的目的達不到，讓大陸人民瞭解真象，會使它原來的每一動機都收到反效果。

季辛吉曾說過，美俄間十二點基本原則，是建立一種新型的國際關係（註一〇）。我們相信，他仍然要把這種關係置放在軍事二元之基礎之上。這十二點基本原則中最重要的一點，也許是兩國要竭盡全力防止軍事對決、防止核戰爆發那一點。所謂限制戰略武器臨時協定以及今後進一步的交涉，其目標就在那一點，而美俄會談最實際的成果也在那一點，因爲目前雙方都覺得有此需要。

據日本報紙報導，毛共認爲美俄限制戰略武器協定，是兩個超級強國互相勾結，壟斷核武器，結果將使蘇俄增加對毛共的軍事壓力（註一一）。

老實說，毛共并非軍事二元中之一元，它的經濟力量更不足以威脅美國，在三角鬥爭中它無法爭取主動。差不多就在美俄會談前後出版的「紅旗」雜誌中，毛共指美俄兩國走帝國主義道路，最後必同遭沒落的命運。那像是毛共對美俄會談的評論，也像是夜行人的口哨。

四

六月三日，蘇俄駐平「大使」托爾斯蒂柯夫返任。十日，蘇俄對外貿易

談尼克森訪俄

部副部長格里辛，爲簽訂一九七二年貿易支付協定而率團抵平。一般人把這些跡象看作匪俄關係好轉的徵兆，是理由不足的。

以貿易言，一九七〇年匪俄貿易四、二〇〇萬盧布，一九七一年爲一億三、九〇〇萬盧布，近年來有增加趨勢，但在雙方各自貿易總額中，所佔比例極小。今年貿易協定成立較早，貿易或可有若干增加，但不會有驚人的提高，更不會象徵雙方關係的好轉。

至於托爾斯蒂柯夫是於五月十七日返俄，當時就傳說他在出發前，曾與毛共商談美國封鎖對援助北越的具體影響，蘇俄會要求將援助北越的軍火物資，改經中國大陸運往河內，但當托爾斯蒂柯夫離平時，雙方并未達成協議（註一二）。後來雖有匪俄在這方面合作的種種傳說，實際不甚可信。因爲陸運比海運的運量少而運費昂，過去一年蘇俄輪船在北越港口停靠三四〇次，卸下物資百萬噸以上，改由中國大陸陸運，以毛共的交通設備言，即使停止一切其他的客貨運輸，也恐難負擔，何況目前中國大陸通往北越的鐵路也已被阻斷呢。此外，毛共不會放心讓蘇俄船隻使用它的港口（姑勿論該等港口設備情況如何）。而蘇俄是否放心把現代化最新武器交毛共陸運，而不怕它掉包竊取祕密，豈不也值得懷疑？

蘇俄和毛共是北越背後的兩大支柱，尼克森分別與毛俄擺笑臉而對北越伸鐵拳，倒是一着狠棋。北越對北平和莫斯科兩次最高層會議，都抱有懷疑和不满。它的「人民報」稱「上海公報」爲某項文件而抨擊其內容（三月三日）；它的陸軍刊物稱尼克森爲「邪惡的現代希特勒」，說他「在（北越）港口佈雷時，發佈好詐的文件，叫別國避免在海上對峙……」。一般認爲這個「奸詐的文件」是尼克森在莫斯科和蘇俄頭子所簽署的（註一三）。

最近美國截獲北越發給它駐在國外外交人員的電報，其中抱怨說，儘管北越領袖們曾前往莫斯科和北平，而蘇俄和毛共都沒有給予北越所要求的那麼多援助。由此看來，匪俄關係好轉聯合支援北越之說并不可靠。可是，缺少了匪俄的背後支持，北越怕難獨力苦撐下去。據倫敦傳來東歐外交人士的說法，認爲北越領導階層業已發生嚴重爭執。勞動（共）黨第一書記黎笋主張改變當前的戰爭路線，重整殘破的工業業，而親匪派的國會常任委員會主席長征和外長阮維楨則反對中途軟化而主張撐到底。問題是靠什麼力量撐下去。

六月十五日，包戈尼由印度轉往河內，據發自莫斯科和河內的外電報導，他此行負有調人的使命，雖然「真理報」曾於當日否認（註一四），可是他離開河內，在加爾各答停留時，却公開透露巴黎和談將可恢復。

同一天晚間季辛吉也開始踏上他第四次前往北平的旅程。白宮新聞秘書齊齊勒已證實季辛吉此行，也將與周恩來商談越戰問題。據傳他在北平可能與北越政治局委員黎德壽會晤（註一五）。不過黎德壽在他抵步的前一天（十八日）就匆匆離去。

此外，美國下令在包戈尼訪問期間暫停轟炸河內，另一方面美國和談代表也已返回了巴黎。這使人想到，假如俄援武器不來而願協助北越療治經濟創傷，北越會不會在戰場上暫時停下來問題。當然，美俄態度既未必一致，北越的反應如何，也待事實證明。不過，上述種種會引起諸多猜測，惟據以作任何判斷，現尚言之過早。在此情形下，毛共也不甘寂寞，例如它在斯德哥爾摩聯合國環境會議上與美國尖銳對立，聲言美機轟炸北越北部已威脅它的安全，以及在季辛吉抵達前夕，周恩來叫囂支持北越等等，都在有意顯示它的存在。

多年來，匪俄就在支援北越侵略方面互相鬥爭，作戰時競予武器援助，萬一有和局出現，又將要爭取對北越的第一位影響力。不過，在這兩方面，毛共都不是蘇俄的敵手。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和局出現，蘇俄和北越準備撈取一些什麼報酬，而美國所追求的是穩定的和平，還是光榮的撤退。

五

在歐洲，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德俄簽訂了一項德俄條約；同年十二月七日德波間也簽訂了一項相差不多的條約。這兩項條約都在確定第二次大戰後的彼此邊界，吃虧的當然是德國。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美、英、法、俄草簽了四國柏林協定，蘇俄的附帶條件是在西德批准德俄條約後，柏林協定才能簽署生效。在尼克森抵達蘇俄的前五天，西德國會勉強批准了德俄條約，增加了歐洲局勢緩和的氣氛。六月三日德、俄、波在波昂交換兩項條約的批准書，同一天，四國柏林協定也經過最後簽署而生效，下一步的歐洲安全會議也就有可能召開了。

近年來，人們認為蘇俄外交是在歐洲謀求緩和，而增加它在東方對毛共

的壓力。這種說法固然符合蘇俄避免兩面作戰的傳統，但如果讓蘇俄在這個題目下，撈取過多的便宜，給西方埋伏下過多的危機，那就十分不智了。

當然，在美俄聯合公報中，雙方在歐洲問題上，確比越南問題容易接近。至於中東問題，聯合公報只聲言雙方支持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第二四二號決議案進行和平解決，并寄望於聯合國代表賈林的調停，實在并無若何意義。

尼克森訪匪之後和訪俄之前，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和英國廣播公司分別於四月十九和廿兩日，廣播了英國作家非利克斯·格林於同月五日訪問周恩來的電視談話。格林瞭解毛共在「上海公報」中支持北越等等的態度，他問周恩來：「有人說中國（共匪）多少改變了她支持世界其他地區解放鬥爭的政策。你對此有何評論？」周恩來回答說：「無須評論，你可以看我們的行動。不管在尼克森總統來之前，還是來之後，我們政府發表的聲明，我們報紙上的報道和評論以及我們同各方面的接觸和關係都證明這一點。我們沒有什麼變化。特別是從我們在聯合國的代表在聯合國大會上和安理會上發表的意見來看，我們對每一個國際問題的態度和意見都很清楚，都是堅持我們歷來的對外政策的原則的」（註一六）。

蘇俄同樣強調它對外政策的「原則性和一貫性」（註一七）。布里茲涅夫更一面讚揚美俄最高層會議是建設性的，一面又聲言蘇俄對兩項重大的衝突即越南和中東問題所持的立場不變（註一八）。

其實尼克森也知之甚稔，他在向國會報告訪俄經過時，不曾諱言美俄間仍存有極深歧見。他對於他的北平與莫斯科之行的評價是：「已經開始使我們免於和共黨國家永久對峙」。但是，他只能說：「戰爭的威脅尚未消除，但却已減少」（註一九）。

今後的美俄關係，可能是在不觸發大戰的限度內，從事軍事「技術」和經濟發展的競賽，但若干僵持的問題仍不易解決。美俄摒除戰爭威脅的新型國際關係，是否給恐懼蘇俄核子突襲的毛共減少了一些威脅感，倒真值得注意。但不論如何，匪俄關係不易改善，它們在外交上的鬥爭必有加無已。蘇俄已邀請狄托訪問，并以列寧勳章贈給他，用意自在疏遠毛共和巴爾幹的關係。毛共和馬爾他以及希臘建交，目標是要在地中海和中東插上一腳。毛共在非洲的活動尤其是在坦桑修築鐵路，已使鄰國感覺不安（註二〇）。而蘇俄派遣其前任駐西德大使查拉普金到非洲去作巡迴大使，決不會和毛共在那

裏的活動無關。同樣，毛共最近將包括戰鬥機六〇架、戰車百輛在內的軍援物資運交巴基斯坦（註二一），也絕不是爲了南亞次大陸的和平。

總之，美匪俄三者基本關係未變，只是在鬥爭策略上將變幻多端。若干自由國家未弄清真象，慌慌張張去趕乘駛往北平的巴士，不僅輕率，而且危險。

共黨的和平是階段性和部分性的，它可以和戰爭互相轉化，也可在不同地區，和戰兩手同時併用。在共黨的詞彙中，鬥爭比戰爭意義更廣泛、性質更重要，在鬥爭中除了軍事戰爭外，還有政治鬥爭、經濟鬥爭等等，也是自由世界不可不察的。

註一：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四日合衆國際社渥太華電。

註二：同年五月十九日中央社華盛頓合衆國際電。

註三：同年五月廿九日美聯社基輔電。

註四：同年五月廿七日日本「朝日新聞」載飛彈潛艇限制爲：美國四一艘，蘇俄四二艘（現有二五艘加建造中的一七艘）。本文所引爲該報同日

卅日所載，數字較大，惟似可存疑。

註五：同年五月廿七日法國「世界報」，本文轉引自同月廿九日日本「朝日新聞」。

註六：同年六月五日美聯社華盛頓電。

美俄間的 限制戰略武器文件

雷崧生

美、俄兩國間，關於限制戰略武器的談判，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間開始，曾先後舉行七個回合的磋商（註一）。其第七回合，開始於本（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八日，直至五月二十六日美、俄簽署限制戰略武器文件的這一天，才算告一結束。

第七回合閉議時，美、俄間的主要爭點，一是反飛彈體系的數量問題，二是配備飛彈的潛艇，應不予以限制的問題。就前者而言，美國曾以蘇俄的洲際飛彈，多於美國，要求美國反飛彈體系的發射工事，應兩倍或一倍半於

註七：同年六月十三日美聯社華盛頓電。

註八：同年六月七日美聯社莫斯科電。

註九：同年三月九日蘇俄華語廣播談話節目的標題。

註一〇：同註三。

註一一：同年五月廿七日美聯社東京電。

註一二：同年六月四日「朝日新聞」國際短訊欄載時事通訊社法新社北平電

註一三：同年六月五日美聯社香港電。

註一四：同年六月十五日合衆國際社莫斯科電、法新社河內電、路透社莫斯科電。俱轉引自十六日日本「每日新聞」。

註一五：同年六月十四日中央社華盛頓專電。及十七日中央社華盛頓合衆國際電。

註一六：同年五月九日香港「大公報」載譯文。

註一七：同年五月廿九日蘇俄華語廣播「新時代」週刊文章的標題。

註一八：同年六月五日美聯社莫斯科電。

註一九：同年六月一日合衆國際社華盛頓電。

註二〇：同年六月十三日中央社紐約專電。

註二一：同年六月三日時事通訊社紐約電，轉述紐約時報三日的報道。

蘇俄。蘇俄則主張反飛彈體系的數量上，兩國應絕對平等。就後者而言，美國主張雙方停止建造配備飛彈之新潛艇，以維持現狀。蘇俄則先後主張將此種潛艇，排除於談判範圍以外；或與美國之「前進基地體系」（註二），相提並論；或留待限制戰略武器的第二階段（註三），予以解決。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蘇俄以前，觀察家的一般推測，都以爲第七回合的磋商，當於五月上旬，完成有關文件的起草，以便尼克森在克里姆林宮簽署。事實上，第七回合的進行，遠不如想像中的順利。四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尼克森的國家